

## 主要角色

潘安仁：小生

井文鸾：旦

瑶琴：丑

彩鹤：丑旦

## 情节

潘安仁未第时，与一乐妓巫彩凤，两情相洽，以山涛之怂恿，遂订白头之盟。旋经丧乱，彼此分离。潘安仁有金雀一对，以一支赠巫彩凤，以为表而潘安仁出宰河阳，巫彩凤以一纸书寄潘安仁，备述别后情状，并言暂度为尼，以自明其不渝初志云云。诂意书为潘安仁妻拾得，遂多方盘诘，欲金雀。潘安仁初尚掩饰，继被再三逼问，卒至辞穷，只得直陈，且长跪请命焉。潘夫人佯作含酸，不遽许可，实则潘夫人未抵河阳署时，早已廉得情，且极贤淑，非惟毫无醋意，并亦欲玉成之。此不过乔装以给潘安仁耳，故剧名《乔醋》云。

## 注释

《乔醋》本昆剧《金雀记》中之一出，系演晋时潘安仁惧内故事，乃小生、正旦之重头，向为昆班中最著名之戏。此本仍用昆腔，尚系旧面目，惟班中能演者已如广陵散矣。考晋代人物，多风流韵事，此剧虽无所本，然亦非全然凿空者，按《金雀记》剧本，系据《世说新语》等小说杂记中散之语，熔铸成篇。

根据《戏考》第二十三册整理

录入：肖少宋



全剧剧本：PDF 格式

[阅读](#) (23.43 KB)



全剧剧本：纯文本格式

（潘安仁上，）

潘安仁（引子）

承恩命，除授新任河阳令，种花满园，曷胜荣幸。

（念）

赋罢气凌霄汉，文成口吐珠玑。夜扶老叟青藜，杖上红光焰气。

（白）

下官自到任以来，且喜黎民从约，士子循文，坐致物阜民安，一见太平景象。又得山公，近与嵇阮诸君子，会集于此奇花异种，时时相聚，共谈诗酒。也曾命家童瑶琴，遍访名花奇卉异种，为何还不见回来？

（瑶琴上。）

瑶琴（念）

正欲清谈逢客至，偶思小饮报花开。

（白）

老爷在上，瑶琴叩头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瑶琴你回来了。

瑶琴（白）

正是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所觅名花，今得几种？

瑶琴（白）

名花甚多，花样不一，带得一种金雀花回来，老爷请看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这花生得果然古怪。

瑶琴（念）

古怪古怪真古怪，说来一场好惊骇。老爷请看这封书，管教泪湿宝罗带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有怎么书，取来我看，你把这花，供在书房，你且退下。

瑶琴（白）

晓得哉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待我拆书看来：

（念）

遭兵守志入空门，幸遇瑶琴达远音。不识河中金雀女，可能再会月中人。

（白）

呀！

（太师引牌）

顿心惊，

蓦地如悬磬，

止不住盈盈泪零。

记当日长亭分袂，

问归期细嘱叮咛。

却缘何身罹陷阱，

幸喜得保全躯命。

劈鸳鸯，是猖狂寇兵，

最堪怜，蓬纵浪迹，似浮萍。

请夫人下轿。

彩鹤（内白）

（井文鸾上，彩鹤随上。）

井文鸾（唱）

远涉兼程，到河阳，锦绣城。

彩鹤（唱）

此是官衙近，

井文鸾（唱）

彩鹤忙行通报便相迎。

瑶琴（白）

老爷，彩鹤叩头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彩鹤，夫人到了么？

彩鹤（白）

到了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吩咐开正门。

（唱）

出公庭，

（白）

夫人在哪里？

井文鸾（白）

相公。

潘安仁（白）

夫人请。

井文鸾（白）相公请。  
（唱）喜今官爵威仪盛，  
不弃糟糠感至诚。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说哪里话来，请上，下官有一拜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妾也有一拜。

（潘安仁、井文鸾同拜。）

潘安仁（唱）真侥幸，偶因代赋承新命，有惭为令。  
（瑶琴上。）

瑶琴（白）启爷：外面有紧急公文，请老爷升堂发遣。  
潘安仁（白）看官服过来。  
瑶琴（白）是。  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，且请少坐，下官去去就来。  
井文鸾（白）请便。  
瑶琴（白）开门。

（潘安仁失书，下。）

井文鸾（白）呀，看相公袖中，遗下怎么东西，待我拾起来看。  
（井文鸾拾书看。）

井文鸾（念）遭兵守志入空门，幸遇瑶琴达远音。不识河中金雀女，可能再会月中人。  
（白）吓，原来是巫妹所寄之书，可见相公时刻在心，我且藏在袖中，用言语打动他便了。  
（唱）剪雪裁冰，  
袖失遗书似薄情。  
（白）巫妹吓！  
（唱）似杨花性，  
沾泥飞絮类书生。  
掩门。

潘安仁（内白）见卿卿，  
（潘安仁上。）夫人吓！  
潘安仁（唱）今朝喜得交鸾颈，  
（白）不负当年金雀盟。  
井文鸾（唱）是吓，我与夫人所分金雀，想必带来也。  
潘安仁（白）当年惜别，金雀轻分。今日重逢，依然成对。相公你可取来，待我仍以绣线同心，系在一处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多谢夫人的美意，待下官去取来。  
潘安仁（白）快去取来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好个绣线同心，待下官取来。  
潘安仁（白）我看他往哪里去取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吓，且住。夫人初到，未可轻言巫姬一事，她倒提起了金雀，叫我拿怎么与她对合呢？  
潘安仁（白）相公，  
（白）来了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吓，有了，待我就将巫彩凤所寄之书，与她看了，或者她见巫姬为我守志投崖，接来完聚，也未可知。  
潘安仁（白）相公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就来了。  
潘安仁（白）呀，为何不见了，哪里去了？  
井文鸾（白）相公快来。  
潘安仁（白）来了。  
井文鸾（白）金雀呢？  
潘安仁（白）有吓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取来呀。  
潘安仁（白）是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哪里去？  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请坐，不是吓。只因下官，一时寻不见书箱上锁匙，所以不曾取来，待寻着了锁匙，就有金雀与夫人了。  
井文鸾（唱）真薄幸！  
潘安仁（白）怎见下官薄幸？  
井文鸾（唱）缘何陇蜀相兼并，这般渴病，  
潘安仁（白）呀，夫人太多心了，那金雀好好藏在书箱，就是明日取来，也不为迟。  
井文鸾（白）果在书箱内么？  
潘安仁（白）在书箱内。  
井文鸾（白）咳，那金雀乃是至灵之物，先已飞到我袖中来了。  
潘安仁（白）在夫人袖中？  
井文鸾（白）在我袖中。  
潘安仁（白）岂有此理，我却不信。  
井文鸾（白）你不信，待我取出来，这不是么？  
潘安仁（白）这是夫人的。  
井文鸾（白）不差，是我的，我还有。  
潘安仁（白）还有，一发去取出来看。  
井文鸾（白）这不是一对？  
潘安仁（白）呀，这竟奇了！  
井文鸾（白）咳，相公吓！  
（江头金桂牌）  
潘安仁（白）休得要乔装行径，  
井文鸾（白）我跟前不耐听，  
（江头金桂牌）那金雀有个原故吓！  
潘安仁（白）金雀当年婚订婚，得谐双姓，  
井文鸾（白）挽红丝，牵定盟。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取来，待下官再看看。

井文鸾（江头金桂牌）我与你鸳侣交颈，连枝同并。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，今日合当欢喜。

井文鸾（江头金桂牌）只合契求相应，共享安宁，你傍枝为何觅小星？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太多心了，下官哪有此事。

井文鸾（江头金桂牌）你言清浊行，

潘安仁（白）并无浊行。

井文鸾（江头金桂牌）亏心短行。

潘安仁（白）有甚短行？

井文鸾（江头金桂牌）你还要语惺惺，这题诗绝句，是谁寄？

潘安仁（白）阿呀，好奇怪，怎么书，也在夫人处？

井文鸾（江头金桂牌）雀解双飞却怎生？

（井文鸾掷书。）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呀，非是我亏心短行，你从来贤惠称。

井文鸾（白）我一向原是贤惠的，今日权且不贤惠一遭罢。

潘安仁（白）呀，这也是儿女之态吓。

（江头金桂牌）一自与卿卿分手，良朋胥庆，喜巫……

井文鸾（白）“巫”什么？

潘安仁（江头金桂牌）喜巫姬，守志坚贞。

井文鸾（白）我不晓得怎么无鸡有鸡。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不是有无之无，那巫姬者，名唤彩凤，乃青楼守志之女子也。

井文鸾（白）青楼女子，还守怎么志来？

潘安仁（白）守志呀！

（潘安仁拉井文鸾。）

井文鸾（白）不知羞。

（井文鸾推潘安仁。）

潘安仁（白）待我说与夫人听：我同山公，名山酌酒，见她执爵彷徨，举止羞耻，山公细问其情，顿生怜悯，下官实无意于她，当公再三撙掇。

井文鸾（白）那山公作得主？

潘安仁（白）山公作得主，下官也是没奈何。

（江头金桂牌）因此上未闻尊命，偶遇私成，

井文鸾（白）可又来，你既有意于她，何不先着人报我知道，然后成事，而乃率意竟行，这等大胆可恶。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，下官这件事，原有些欠通，那里本要差人来报，怎奈一时情牵，只得不告而娶。

井文鸾（白）哼，好个不告而娶！

潘安仁（白）若是夫人见她守志投崖，未免也要见怜，

井文鸾（白）我倒不晓得怎么见怜。

（井文鸾坐。）

潘安仁（白）我偏要见怜。

（潘安仁推井文鸾，井文鸾坐。）

井文鸾（白）掷果之生，你好不知耻也！

潘安仁（白）耻呀，夫人，那巫姬原无一端可取。

井文鸾（白）住了，既无一端可取，缘何两下相投？

潘安仁（白）不是这等说哪！

（江头金桂牌）闻说寇兵入境，她投崖捐躯，感神灵救之为尼僧，

井文鸾（白）可又来，她既做了尼僧，也是六根清净之人，你又去缠她怎的？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既知道了，我就差人去叫她来，服侍夫人便了，

井文鸾（白）官衙内，岂少丫鬟服侍，要这尼僧伏侍，不劳！

潘安仁（白）岂有此理，即刻差人去吓。哪个在？

井文鸾（白）呀，官衙中，岂容尼僧出入，使不得。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不要作难哟！

（江头金桂牌）望海涵仁宥，毕吾狂兴，

井文鸾（白）你本是狂生，如今的兴，就太狂了些！

潘安仁（江头金桂牌）夫人你若是肯相容，是免得意盈盈。

井文鸾（白）不许！

潘安仁（白）若夫人执意不许，我就要……

井文鸾（白）要怎样？

潘安仁（白）我就跪。

井文鸾（白）堂堂县令，做此丑态，被家人们看见，可不羞耻！

潘安仁（白）家人们看见，我跪的是夫人，何妨？

井文鸾（白）起来。

潘安仁（白）夫人见允，方敢起来。

井文鸾（白）起来再说。

潘安仁（白）如此多谢夫人见允。

井文鸾（白）此事断然成不得，你休做此想。

潘安仁（白）就不成，也罢，不要气坏了身子，只是异哉，金雀缘何皆在夫人处？

（唱）正是，鹿麋郑相难分辨，唔，难道蝶梦庄周不易明，

井文鸾（白） 请教夫人，说个明白。  
潘安仁（白） 路上辛苦，我要去安歇了，有话明日再说罢。  
井文鸾（白） 夫人莫辞劳倦，下官还要与夫人接风。  
井文鸾（白） 啐！  
（井文鸾推潘安仁跌，井文鸾下。瑶琴下。）  
瑶琴（白） 好跌哉，此一跌是，美哉，非凡之跌，乃天下第一跌也！  
潘安仁（白） 狗才，老爷下阶错步了。  
瑶琴（白） 弗是错步，只怕是夫人吃……  
潘安仁（白） 吃怎么？  
瑶琴（白） 拉里吃醋。  
潘安仁（白） 狗才！  
瑶琴（白） 老爷。夫人将门关闭了，弗肯开哉，老爷去到书房里，去修修旧罢。  
（潘安仁踢瑶琴。）  
潘安仁（白） 这狗才，真真可恶！  
（潘安仁下。）  
瑶琴（白） 弗要踢哉，踢坏了无得用哉，再弗晓得，怕家婆个风气，直头野怪拉吓。  
（瑶琴下。）  
（完）

---

浏览次数：2090 | 字数：4283 | 最后更新：2008年02月19日

[报告错误](#)

中国京剧戏考 [小豆子](#) [版权信息](#)